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

□丁晓平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后，因为《红船启航》的获奖，我受到师友亲朋更多的关心和关注。除了祝贺、鼓励之外，许多领导和朋友不约而同地跟我说：“真了不起，写了那么多东西，时间是从哪里来的？”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哎呀，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还真没有认真思考过。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文艺报》编辑同志的约稿信，邀我为“我们这十年”专栏写一篇感悟。我们这十年，过得很快啊！那就借这个机会好好梳理一下自己。

这十年，我都写了什么呢？抬头望望书房书架上那个最熟悉最显眼的位置，整整齐齐地摆着自己几十年来写的30多部著作，好像一排列队的士兵，时时接受着我的检阅。走近，再走近，抽出来捧在手上，一本一本地翻阅，看着那清晰的铅印姓名，内心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波澜壮阔的慰藉。

如果从《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2011年)算起，这十年，我一直在大历史的矿区深入开掘，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创作。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上，没有缺席，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2012年)、《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2013年)、《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2013年)、《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2014年)、《世范人师：蔡元培传》(2015年)、《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2015年)、《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2016年)、《毛泽东家风》(2019年)、《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2021年)和《红船启航》(2021年)，编选了《陈独秀自述》(2016年)和《陈独秀印象》(2016年)。此外，我还出版了两部现实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铁汉丹心：国有企业干部好榜样张进纪事》(2017年)和《神山印象：一个村庄的脱贫攻坚史》(2020年)。这15部

作品有的获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各类大奖，有的则填补了党史、军史研究的空白。

这十年，我还从事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的写作和文史学研究，出版文学评论集《文史史胆》(2017年)、散文作品集《血肉青铜》(2017年)，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发表了中篇报告文学《致敬！最可爱的人》《一朵爬山的云——张胜友纪事》《梅岭往事》等。其中，有的作品荣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长征文艺奖或全国全军征文比赛奖，有的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转载、连载。

十年流水账，一身正能量。十年前，我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的后记中写道：“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决心动笔为胡乔木作传的时候，我35岁，真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如今，五年心血流过，砥砺人生，我却‘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了。”回望这十年，我生命的年轮也不知不觉地从不惑之年进入了天命之年。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何谓天命？我想，历史写作给了我其他文学写作都没有也不可能给我的力量，让我更加懂得认知天命是“仁”、敬畏天命是“礼”、履行天命是“义”，不听话由命，不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尽人力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的职业是编辑，我是在军队出版战线工作22年的老兵了。文学创作是业余爱好，也是终身追求。我之所以能在文学道路上坚持下来，且能够保持宠辱不惊、从容不迫、淡泊宁静的平常心，以至获得社会认可，这都得益于我所在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有着强大的红色基因。在这个被誉为“军事文学的圣殿，军旅作家的摇篮”里，我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左手编辑，右手创作”的好习惯。这十年，在军事出版工作上，我同样努力勤勉，策划了“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等优秀军事出版选题，在新闻出版界

提出“进行时”概念并被各大媒体广泛引用；创办《军事故事会》杂志并担任主编(自2014年至2018年，出版了整整50期，后因编制体制调整改革而休刊)，率先在全军开展“强军进行时”和“强军故事会”征文活动；我策划编辑的图书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我在2014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8年获得出版行业最高个人成就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为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今年我又应邀担任15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追光》的总撰稿。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这十年，不仅写了这么多书，还编了那么多书。我能听得出来，师友亲朋的追问，既是点赞褒奖，也是鼓励，当然还有疑惑。我怎么回答呢？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我的体会是，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区别并不大，区别最大的是怎么利用业余时间。这20多年来，我周末很少出门，每天下班后就是待在家中读书、写作。因为要完成自己规划好的创作任务，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聚会，为此得罪了不少战友、朋友。借此机会，我真心向大家赔个礼、道个歉。说句心里话，党史、军事题材不容易写、不好写，要想写好更是难上加难，比虚构题材、比现实题材都要难。要看好多书、查阅好多资料，既要调查研究，还要辩证分析，不能自由发挥。这就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于寂寞、忍于孤独。就在酝酿如何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妻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2016年9月，儿子考上四川大学，我和妻子送他去成都报到。当晚，住在宾馆里，儿子无意间笑着跟我们说：“你们俩从来没有带我住过宾馆。”的确如此。儿子1998年出生以来，除了每年春节带着他回老家看望父母亲外，我们没有带儿子外出旅游过。虽然儿子没有一点儿怪罪我们的意思，但我的确欠了儿子许多应该有的陪伴，甚至也没有陪妻

子和孩子逛过公园、商场、电影院。

这十年，我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感谢文学界、出版界的前辈、师长和朋友们。我先后应邀参加了2013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荣幸当选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2014年，我应邀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担任支部书记。在学习期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成立了青年创作委员会，推举我担任主任。随后几年，在学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15年在北京、2016年在湖南韶山、2018年在河北保定主持召开了三届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高峰论坛，为培养青年作家搭建平台、贡献力量。2016年，我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重走长征路主题采风活动”，第一次亲身现地领略了长征的伟力；参加“中外传记文学作家沙龙”，代表中国作家与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进行了对话。

这十年，我还应邀在北京、照金、北戴河、博鳌等地，参加现实主义创作研讨班、“砥砺五年——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新中国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第四届中国文学博论论坛、“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等活动。每一次参加文学活动，我都把它当作一次学习、思考、总结的机会，每一次都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完成一篇优秀的论文。当然，最难忘的还是2019年，经《人民文学》推荐，与其他25位作家一起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随后，我前往井冈山神山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了《神山印象：一个村庄的脱贫攻坚史》。结合创作，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学评论《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2020年11月21日，我再次来到神山村，参加“2020中国一日·美好小康”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共同见证了“中国文学对中国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伟大创造和美丽画卷的呈现”。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我懂得笨鸟先飞的道理；我不是一个十分机灵的人，但我懂得水滴石穿的意义。勤能补拙，铁杵成针。时间是最公平、公正、公开的，也是最平等、自由、博爱的。我们都曾感叹“时间去哪儿了”，但很少思考“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自己知道。这十年，我探索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努力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写给人们带来积极影响的东西，写让时间留下来的东西。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十年，在人生中不算很长，但也不算太短。我在1998年第一部作品《写在浪上》的作者简介处，写了这样一句话：“坚信：稿纸是土地，笔是锄头，土地不会欺瞒勤劳之人，稿纸也不会。”古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不论收获的现实多少、大和小，那都是劳动者的光荣和快乐！

时间是从哪里来的？时间就是生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用好有限的时间，就是延长了生命。当你把生命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我时时告诫自己：“就做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历史的人吧！眼睛里没有黑暗，嘴巴里没有谎言。面对生活，满怀诗意，披荆斩棘；面对人生，向善向上，所向披靡！”

这十年，我和我的时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下一个十年，我努力要像这十年一样……

文学在人群在的地方

——访作家走走

□本报记者 丛子钰



青衿之志

履践致远

□文苏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十年前我怀着对文学的热爱，朝圣一般入职了中国作家协会，开启了在文学刊物当编辑的人生里程。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培养教育下，十年间，我从《人民文学》到《小说选刊》，从一名青涩的毕业生到一名光荣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春风拂动，山河清远，我步履坚定地走在实现自己青春理想抱负的征途上。

按照行规，新入职的出版社编辑通常要从校对干起，而杂志社的新手编辑则要从发行部门学起。我是多么幸运，遇到我入职的领路人，干了一辈子发行工作的“老发行”王志山老师。王老师认真教我领会期刊发行的的重要性，从给杂志装订、贴地址、发快递，到讲解用纸、装帧、定价、定位；从开车带我挨个走访北京邮局零售报刊亭，到图书订货会上与分销商谈判；从寻找人脉资源扩大发行渠道，到清点核对零售商退回杂志库房的销售数据……王老师事无巨细，耐心传帮带，教会我从一本期刊的流程末端观察业界的发展变化，为今后的编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位文学工作者对文学的崇敬，学到他尽职尽责、踏实肯干、为文学服务的敬业奉献精神。只可惜，在2015年冬季一个北风呼啸的中午，我眼见他因劳累过度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的离世对我是一次沉重精神打击，更是我入职6年来最大的考验。接下来的两年间，我强忍悲痛接过王老师的接力棒，独当发行工作的一面，顺利完成期刊正刊和外文版的各项任务。如今回想，那两年时常在睡梦中惊醒，生怕在发行数据上出现小数据的错漏，生怕遇到印厂等开机而纸张还在运输路上，生怕因为我的疏忽耽搁杂志的上市。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和配合下，我平稳完成了发行部的工作。这段经历和历练，为我后来工作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奠定了基础。

我入门当编辑的领路人是崔道怡老师。记得入职不久，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诗歌朗诵会上，崔道怡老师穿着红毛衣、白衬衫，白发苍苍，手捧红色文件夹，站在舞台中央，郑重、肃穆地朗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句朗诵使我第一次对文学编辑这个职业肃然起敬，同时也深感这正是崔老师的夫子自道，是他40年来对编辑工作奉献精神的写照。7年后，2016年的冬天，崔道怡老师又被请回杂志社，给年轻编辑做了一次传帮带的座谈会。我的笔记本里认真记录下崔老师说的话：文学编辑要问耕耘、不计收获、不求闻达，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业务素质。他举例说明了我们编辑工作的“准、宽、细、慎、严”五字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让我们做到尽心尽力，无愧无悔，有始有终。一位老前辈的谆谆教诲点亮了我编辑生涯的领航灯，强化了我热爱编辑事业的初心，夯实了我对编辑

职业意义与尊严的理解。这次座谈会，让我切身感受到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一名青年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我真正入行当编辑的领路人是徐坤老师。2017年，徐老师把我从发行部要到她分管的事业发展部任副主任，带领我东奔西走，到外颁奖建基地搞采风，起草合同，讨价还价，确定行程，处理突发的人员调整、票务更换、行程变更……做一些看似渺小却又无比重要的琐碎琐事，在实战中锤炼我结识作家、组织社会活动及与合作方打交道的能力。同时徐老师督促我不断在学业上精进，努力完成学业进阶，干好编辑主业。她的鼓励，让我有勇气报考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硕士班，增长知识和才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学业，并有幸能与作家鲁敏、杨遥等成为同学；她一篇篇仔细地修改我和其他青年编辑的稿签，耐心讲解每篇作家手稿中的气韵和肌理，每篇选载小说的特点和缘由，教导我们时刻把握文坛创作的脉动和风向。按照这个方向，我在编辑道路上砥砺前行，一路高歌猛进，责编的许多作品进入各种年选和排行榜。我责编的马平小说《高腔》2018年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成脱贫攻坚的精品剧目上演；《小说选刊》选过的就占了7篇，以优异成绩为“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名标金榜，尽是后起之秀”这句茅盾先生的发刊词交出了当今《小说选刊》的答卷。

细节决定成败，点滴铸就辉煌。犹记2018年冬季，我们在杭州颁发年度奖，那次活动隆重盛大，邀请了王蒙、蒋子龙、刘心武等文坛名家，以及作协的多位领导，老师到杭州现场参加典礼。当时徐主编带着我和事业发展部几位同志一起与杭州电视台商量颁奖典礼的细节和规程，从北京一路高马到杭州，事无巨细，细致到安排哪个同事跟随哪位作家，作家们的行程都有专人紧盯。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老一辈作家，要重点照顾，两名编辑盯一个人。那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参与组织如此重大的颁奖典礼，还是在北京外地“拉弓射箭”。活动结束后，在陪同王蒙老师一起返京的飞机上，我还在总结回顾学习到经验，谨记这种大型颁奖活动应该注意的细节。从那时起，我记住了“工作一定要细化”“一定要注意两个安全：政治安全和人身安全”这些至理名言和工作要求。这个成功案例，这些记忆与思考，在2021年《小说选刊》组织的大型活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30位鲁奖作家鲁迅故乡绍兴行”中有了用武之地。我作为《小说选刊》编辑部副主任和活动的主要负责

人，从参与政府招标草拟百万合同，到指挥大队人马出行遵守防疫措施，及至会议节目彩排、分组采风、稿件集结出书，全程基本上由我主要实操完成，办出了一届盛典礼的大型文学活动，广受主办方和与会作家的好评。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但青年时代这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认识到，认清自身方能知晓定位，坚守初心方能行稳致远。我的青年时代在中国作家协会度过，经过多个岗位的锻造，从当年发行部的一名助理编辑到如今成长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从懵懂无知、爱好文学的青年变成如今综合型的文学服务者、组织者。十多年来，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了我，造就了我，让我实现理想，贡献青春和力量。新时代，新征程，未来十年我将不断努力，继续为文化育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作为曾经的杂志编辑，这几年你经历了创业，开发了软件“一叶故事茶”，还一手策划了“无界文学漫游计划”以及负责了《收获》App的开发和运营工作，这些体验对传统文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陌生而新奇的，从事了这些工作之后，你觉得这些年媒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你当初又是如何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

走走：我理解融媒体的重点是融，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载体，使得人力配置更加高效、宣传覆盖面更广更深。对文学的创作而言，可能就是双刃剑，一方面信息量更大了，可写的社会素材更多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信息茧房”，或者因为生活比虚构来得更惊心动魄，而丧失写作的欲望。对文学的传播而言，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过去文学传播活动主要在线下开展，从高校文学社团在食堂周围宣传张贴海报、散发传单到杂志内夹宣传单张、征稿启事，再到线下主要靠朋友圈、公号、视频号发布线下书店讲座活动信息、线上出版社直播信息，传播活动由单纯的线下变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可以说，传播方式的进步完全依赖技术的发展。

我从创业伊始就定位自己为文学的传播服务。做过涵盖科幻、推理、童话、职场、爱情等各种类型文学公号矩阵，一心想从原先传统的纯文学世界跳出来，发现新的潜力作者。发展良好时期，我们一年和好几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十几本类型小说，同时开发影视、有声的改编。也是在那时我才发现，网络文学受市场青睐程度远远高于故事性已经弱化的类型文学。我自己也在尝试读完一篇几百万字的网文时，发现了影视公司文策们的痛点：如何迅速浏览完还能抓住情节要点。这才有了文本分析软件“一叶故事茶”的诞生，我也因此慢慢转换成了产品经理的角色，这也使得后来对《收获》App的开发轻车熟路。但很快，影视行业的重新反思，迫使我迅速调整软件功能，使之适合高校数字人文研究使用。在开拓合作客户过程中，我又深入了解了高校群体，这使得我今年策划“无界文学漫游计划”时立刻想到发动高校学生

创作潜力，主要通过专业院校完成作业的方式，实现对小说、诗歌、散文的视频化二次创作。

记者：从作家的角度看，你觉得文学作品的融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方式传播，有什么差别？

走走：2021年，因为疫情缘故，第十八届上海书展未能如期举行，年底时我策划了一个“我来推荐一本书”短视频荐书大赛，在形式上，首先邀请全国各大出版社提供年度重磅书单，汇集成为325本图书“长书单”，再邀请全国读者阅读“长书单”中的图书并以短视频荐书方式参赛，讲述推荐理由。先通过初选产生50名决赛入围名单，再经过专家复评，诞生6位荐书人。那一次，最终收到参赛视频近千部，在短短5天内吸引到28.8万人次网友观看，有效投票数8.17万张。参赛读者身份回归属地覆盖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年龄跨度从3岁到70岁，其中最小的一位幼儿园小读者是为一字一字念唐诗的幼儿推荐了“长三角博物馆进校园丛书”中的《博物之美》。到了决赛那天，4个小时线上平台合计访问量超过195万人次。

我觉得通过融媒体方式传播，一是形式很新颖；二是真的不要忽视民间创作力量，很多推荐图书的短视频让人眼前一亮，有直切主题的口述，也有情景式的再现，还有通过动画形象进行展现的，绝不低于出版社自己推出的逊色；三是融媒体方式能触达的群体年龄层跨度很大，从稚气未脱的小朋友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家都有。可以说，在后疫情时代，利用融媒体方式传播，能唤起更多人阅读的热情，唤醒更多人的思考。

记者：融媒体不仅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改变了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方式。你觉得融媒体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哪些改变吧？我先来说说它对我生活的影响吧。融媒体的最大优点就是传播成本可以极其低廉，我现在正在负责里程文学院的线上教学工作，基本每个月我们会开展一次面向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公益线上改稿课。做法是以高校为单位，学生们自己组织作品提交，所有参与院校的学生盲评投票，一般票数最高的那篇，我会为它组织线上的细读讨论课。每次都会邀请几个鲁奖获得者、重要文学期刊资深

编辑等共同把脉。这部分线上内容又转化成文字稿，在“里程文学”公号上发布，又因此吸引了更多有志写好小说的学生参加。每次结束，都会收到很多有所收获的反馈，会让我更有热情去做这件纯粹公益的事情。所以，融媒体其实也是能改变文学教育现状的。虽然它占去我很多周末休息时间，但也会让我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对文学的热爱。我们应该利用好时代赋予的资源，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文学、热爱文学，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文学汲取力量，从文学中成长起来。

记者：你怎么看方兴未艾的短视频？文学适不适合短视频创作和传播？

走走：第一个问题，让它再飞一会儿呗。第二个问题，文学肯定很适合。相比视频，文本的阅读门槛更高。精彩的短视频相当于文学作品的预告片，是一种能吸引到更多读者进入文字世界的有效途径。“无界文学漫游计划”，是涵盖“小说演绎”“散文入画”“诗歌传唱”三大类的，我之所以这么设计，就是想鼓励大家以舞蹈、话剧、曲艺、杂技、魔术、绘画、雕塑、摄影、装置、歌唱等艺术形式参与文学文本改编。希望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表现形式之“器”，重立文学开闢之“道”，在无穷无尽的书写和表意活动中，重新衡量、思考、确认：文学何以是文学。“文学作品的艺术内涵与精神将以不同的媒介形式在更广大的人群里漫游。因为什么说是‘漫游’，因为我们想让文学冲破艺术界限，不断获得新的可能性。”李敬泽老师曾经这么总结过，“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文本改编，而是我们探索在不同的媒介形式、艺术形式下，同样的一个故事或者一种调子，如何获得新的生命力”。

记者：跨界是这几年来一个关键词，“无界文学漫游计划”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你觉得文学应该完全打破边界，还是有所保留？

走走：本来，“无”和“有”就是相伴相生、相依相存的。有“无界”才有“有界”，因为“无界”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获得了自身规定性的那个“界”。比如我们的“无界文学漫游计划”，就是从“无”中获取的规定性。所以任何事物都是从“无界”中产生，来到“有界”。“无”是一切存在的原初状态、最初的出发点，是对具体的“有”的否定，正因为它没有某种具体的界，反而能包容一切，能产生万物。所以，和打破无关，和保留也无关。而在这“有(界)”与“无(界)”之间，还有一个“在”字。作家永远在那儿，而文学就在作家在的地方。